

# 唐伯虎

詩選

宋

戈

秋  
涼  
細  
看  
大  
都  
難  
不  
透  
英  
涼  
香  
易  
唐  
寅  
畫  
秋  
涼  
細  
看  
大  
都  
難  
不  
透  
英  
涼  
香  
易  
唐  
寅  
畫



748

I222.748

16

3



# 虎诗选

BH86119

戈

出版社  
· 沈阳



**B** 428230

责任编辑 蒋秀英  
封面设计 刘桂湘  
责任校对 王 琨

唐伯虎诗选

宋 戈

•  
辽宁大学出版社出版（沈阳市崇山西路3段4号）

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辽宁大学印刷厂印刷

•  
开本：850×1168 1/32 印张：7.25 字数：140千

1987年9月第1版 1987年9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2,000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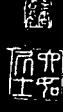
\*  
统一书号：10429·052 定价：1.60元

ISBN 7-5610-0028-6/I·13

---

桃花塢裏桃花菴  
 桃花菴裏桃花僊  
 桃花僊人種桃樹  
 又折花枝當酒錢  
 酒醒只在花前坐  
 酒醉還須花下眠  
 花前月下無人管  
 自是尋芳不計年  
 不願騎車馬  
 但願老死花間  
 車塵馬足貴者  
 趣酒盞花枝  
 貴者緣若將富  
 貴比貧賤  
 一在平地一在天  
 若將貧賤比  
 車馬他得驅馳  
 我得閑  
 世人笑我忒風  
 顛豈知我  
 看世人不穿  
 記得五陵  
 墓  
 盡酒無花  
 鋤作田  
 唐寅  
 私治乙丑三月  
 畫花菴主人  
 唐寅

此卷係唐寅手迹  
 現藏上海圖書館



唐寅手迹

## 前 言

我国是诗的国度。数千年来，诗歌创作源远流长，名篇佳作浩如烟海。发展到唐代，更如饱览名山大川，千峰竞秀，万壑争流，奇光异彩，美不胜收，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。但是经宋至元，这种局面便逐渐从高峰上跌落下来。明代初年，由于民族意识的高涨和政治因素的影响，诗风略有好转，但由程朱理学和八股文考试制度所形成的精神锁链，牢固地束缚着文士们的思想，严重地阻碍了社会文化的发展。特别是“三杨”的“台阁体”文风和前后七子的复古运动先后垄断文坛，很快又使诗歌创作陷入了更加深刻的危机。明代中叶，正当“台阁体”的颓风尚未荡尽、前七子的复古运动声势烜赫之时，诗坛上涌现出一批才思横溢、见解不群的吴中诗人，这就是沈周和“吴中四才子”唐寅、文征明、祝允明、徐祯卿等。他们面对着日趋恶化的复古之风，不畏潮流，不傍门户，卓然而立，独树一帜，以其清新朴实的诗篇，在我国诗歌史上留下了珍贵的一页。

这一派诗人之中的佼佼者，便是久在群众中广为流传的一代名流唐寅。几百年来，人们对于这一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，或赞其书画才华，或传其风流韵事，却很少有人论及他的文学成就。殊不知，这个豪宕不羁的风流才子，不只是我国古代一位杰出的书画家，而且也是我国文学史上一位独具一格的诗人。

唐寅，字伯虎，一字子畏，自号六如居士，别号桃花庵主、鲁国唐生、逃禅仙吏等。明宪宗成化六年(1470)二月四日，生于吴县(今属江苏省苏州市)阊门内皋桥吴趋里一个社会地位较低的商人家庭。卒于明世宗嘉靖二年(1523)，终年五十四岁。他生活在朝政腐败、党争激烈的明代中期，自幼受着儒家教育的熏陶。十六岁中秀才，二十九岁(明孝宗弘治十一年)南京乡试第一，世称“唐解元”。由于“天授奇颖，才锋无前”<sup>①</sup>，当时颇受达官显宦及文人画士的称赞，被誉为“风流文采，照耀江左”<sup>②</sup>的“江南奇士”。他能诗文，善书画，风流倜傥，狂放不羁，自称“江南第一风流才子”。

南京乡试的夺魁，使“少有隼才”的唐寅更加恃才自负，踌躇满志。在一片赞誉声中，他确乎感到功名在望，富贵可期了。谁料天有不测风云，当他第二年进京会试时，因主考官程敏政遭弹劾，他也牵涉科场舞弊案而被株连入狱，后被罢黜，贬为浙江吏。这一意外的打击，对唐寅的生活道路产生了深刻影响。他科场蒙冤，仕途无望，又不甘心去当一名士大夫所不齿的小吏，于是愤然归乡。此时，羞愧，沮丧，委屈，愤恨，使唐寅

---

① 祝允明《梦墨亭记》。

② 《唐伯虎全集》卷帙序。

陷入了极度矛盾与苦闷之中。后来，他的好友祝允明曾经怀着沉痛的心情回忆起他怀才不遇的坎坷遭遇：“有过人之杰，人不敬而更毁；有高世之才，世不用而更摈”<sup>①</sup>。冷酷的现实，使他深深感到“人心不古今非昨”<sup>②</sup>。他在给亲翁王履吉的一首七言古诗里，解剖了当时的世态人情：

义重生轻死知己，所以与人成大功。  
我观今日之才彦，交不以心惟以面；  
面前斟酒酒未寒，面未变时心已变。

这里，诗人用犀利的笔锋，刺中了“人心不古”、口是心非的社会毒瘤。

诗人对这种丑恶的现实之所以有着如此深切地感受，除了他敢于正视冷漠的人生之外，主要来自他的切身遭遇。他不仅在考试期间，由于“谗舌万丈，飞章交加”<sup>③</sup>，使其身遭冤狱，而且在科场失利，含恨归乡的日子里，又于穷困潦倒的窘境中，饱尝了势利小人的白眼和亲人的冷遇。他在给其好友文征明的信中，写出了科考回家后的境遇和心情：

兹所经由，惨毒万状；眉目改观，愧色满面。衣焦不可伸，履缺不可纳。僮奴据案，夫妻反目；旧有狞狗，当门而噬。反视室中，甗甗破缺；衣履之外，靡有长物。西风

① 《唐伯虎墓志铭》。

② 唐寅《怡古歌》。

③ 唐寅《与文征明书》。

鸣枯，萧然羁客。嗟嗟咄咄，计无所出。

……

读书半生，竟落得这样一个可悲的境地，诗人怎能不发出“一失脚成千古恨”的慨叹！从此，他终日“放情诗酒，寄意名花”<sup>①</sup>，或伴友遨游，或携妓醉咏，过着一种愁来赏花，兴来作画，“棋为日月酒为年”的放浪生活。

然而，有抱负的画家和诗人不会长期安于这种令人窒息的岁月。他为了摆脱周围的困扰，开拓自己的生活领域，进一步提高诗画的艺术素养，三十二岁时离家远游。先是吴江望塔，嘉兴登楼，西湖泛舟，钱塘观潮，然后游祝融，登庐山，访天台，临武夷，东观沧海，南涉洞庭，两年间游历了浙、闽、湘、赣诸省的名山大川。这段漫游生涯，对唐寅的诗画创作产生了很大影响。他以轻快的笔调，奔放的激情，描绘了一幅幅山青水秀的画卷，写下了一篇篇清新隽美的诗章。

千姿万态的祖国山河，使他开阔了视野，陶冶了性情，然而却无法排遣仕途坎坷、功名未就的痛楚。在七律《焦山》中，诗人吊古伤怀，思绪万千，面对茫茫宇宙，咏出“翘首三山何处所？却看身世使人悲”的无限忧愁。特别是诗人漫游到福建宁信时，见到旅店內悬挂的画菊，触动了自己怀才不遇的感慨之情：

黄花无主为谁容？冷落疏篱曲径中。

尽把金钱买脂粉，一生颜色付西风。

曲径疏篱，西风萧瑟，一枝“无主”的菊花，颜色虽

---

<sup>①</sup> 杨静庵《唐寅年谱》。



美，却无人赏识，遭受着雨打风吹……。这不正是诗人对自身遭遇的形象写照吗！

异乡山水，毕竟不能取代恶浊的现实。唐寅远游回乡后，心里仍然抑郁不欢。他计划再度出游，不幸染了一场大病，久治不愈，未能如愿。在他后来写的《漫兴》诗中，曾凄楚地回顾这段令人辛酸的生活：

十载铅华梦一场，都将心事付沧浪。  
内园歌舞黄金尽，南国飘零白发长。  
髀里肉生悲老大，斗间星暗误文章。  
不才剩得腰堪把，病对绯桃检药方。

病愈后，唐寅整日吟诗作画，饮酒挟妓，生活更加狂放不羁。明武宗正德二年（公元1507年），为了排遣功名失意的苦闷，唐寅和朋友张灵（字梦晋）在苏州城内桃花坞起造桃花庵。从此，唐寅与好友祝允明、文征明和张灵等，或在此相聚唱和，或乘兴结伴郊游。相传，他们曾在大雪中乞丐唱莲花落，得钱买酒，到野寺中畅饮。在这段时间里，他们整日托情诗酒，寄兴书画，过着“白眼西风里，黄花小径边。啸声多伴侣，何惜一陶然”<sup>①</sup>的悠闲自得的生活。唐寅的著名七言古诗《桃花庵歌》，就集中反映了他这一时期，乃至整个后半生的生活和精神面貌。其石刻至今还保留在准提庵内。诗中虽然流露出一种寄情花酒，超脱尘世的消极思想，然而“但愿老死花酒间，不愿鞠躬车马前”的傲岸态度，正如陶潜之“不为五斗米折腰”与李白之“安能

<sup>①</sup> 唐寅《桃花庵与祝允明黄云沈周同赋》。

摧眉折腰事权贵”一样，表现出诗人不慕功名、蔑视权贵的高贵品格。诗人的“半醒半醉”，无疑是对黑暗现实的不满与反抗，同时也十分形象地反映出他整个人生态度。一方面，科场蒙冤，而热血未冷，仍然希望有所作为，特别是有志于著书立说，尝言：“窃窥古人，墨翟拘囚，乃有薄丧；孙子失足，爰著兵法；马迁腐戮，《史记》百篇；贾生流放，文词卓落。不自揆测，愿丽其后”，待日后能“成一家之言”。<sup>①</sup>并且，深深感慨于“岁月不久，人命飞霜，何能自戮尘中，屈身低眉，以窃衣食”。<sup>②</sup>另一方面，读书带来的不幸遭遇，使他痛切地感到“书籍不如钱一囊，少年何苦擅文章”<sup>③</sup>。为了从这种徬徨苦闷中挣扎出来，他把所寄寓的桃花坞，视为“世外桃源”，借以自我陶醉，寻求精神解脱。在七言古诗《桃花坞》里，他高歌道：

花开烂漫满村坞，风烟酷似桃源古。

千村映日莺乱啼，万树围春燕双舞。

青山寥绝无烟埃，刘郎一去不复来。

此中应有避秦者，何须远去寻天台？

这莺啼燕舞、姹紫嫣红的桃花坞，正是表现了诗人对理想生活的追求和向往。

唐寅的后半生虽然置身于桃花坞内，然而却始终未能忘情于现实社会。武宗正德九年（公元1514年），久有篡位之心的江西南昌宁王朱宸濠，为了招揽四方人

①② 唐寅《与文征明书》。

③ 唐寅《赠徐昌国》。

材，培植私人势力，以百金厚币到苏州征聘唐寅、文征明等吴中才子。唐寅本想做一番事业，便在弟弟唐申（字子重）的劝说下，抵南昌应聘。但没过多久，他便察觉出朱宸濠心怀异志，行为不轨，决心脱身远祸。因此裸衣纵酒，佯作颠狂，被朱宸濠视为“狂生”，而遣回苏州。五年后，朱果然起兵叛乱，引起一场封建统治者内部尔虞我诈的夺权斗争。唐寅庆幸自己没有卷入这场斗争的漩涡，而免遭杀身之祸。朱宸濠的贪婪残暴，使唐寅进一步认识到现实社会的腐朽和黑暗。当时唐寅正处于明代中叶，统治阶级日益腐败，赋税逐年增加，土地高度集中，灾荒连年不断，农民纷纷破产。尤其是正德皇帝朱厚照暴虐荒淫，宦官刘瑾飞扬跋扈，贪官污吏巧取豪夺，横行霸道，江南各省饿殍遍野，民不聊生，阶级矛盾空前尖锐。这种黑暗的现实，引起了唐寅深深的忧虑和不满。他渴望眼前出现一个“天下方太平，乡里免漂泊”<sup>①</sup>和“万民齐口唱昇平”<sup>②</sup>的安定社会。然而，诗人所看到的却是：人民以血的代价，换得了统治者的“赫赫战功”。在《出塞》诗里，他不禁发出“功成筑京观，万里血糊涂”的呐喊，甚至愤怒地呼出：“眼前多少不平事，愿与将军借宝刀！”<sup>③</sup>

诗人这种伸张正义的要求在现实中却常常碰壁。在他的一生中，充满了“事在人为”的积极进取精神与

---

① 唐寅《失题》。

② 唐寅《观鳌山》。

③ 七绝《题子胥庙》。

“听天由命”的消极引退思想的矛盾。他希望通过科举的道路，充分施展自己的抱负。科场的失败确曾给他带来了沉重的打击，甚至使他对仕途几乎绝望，然而并未从根本上动摇他追求功名的信念。他虽然嘲笑自己“科名如鬓发如丝”、“百年障眼书千卷”，在书本里消磨了自己的青春岁月，甚至产生了“久遭名累怨青衿”的悔恨，但却无力从束缚读书人的名缰利锁中挣脱出来。这种极度矛盾的精神状态，甚至在梦中也难以解脱。他在七律《梦》中就流露了这种凄楚而深沉的心境：

二十余年别帝乡，夜来忽梦下科场。  
鸡虫得失心尤悸，笔砚飘零业已荒。  
自分已无三品料，若为空惹一番忙。  
钟声敲破邯郸景，依旧残灯照半床。

这首诗写于武宗正德十三年（1518），当时诗人已经四十九岁，可连做梦都念念不忘科举成名。怎奈无情的“钟声”击碎了他的邯郸一梦，使他重新回到“残灯照半床”的现实中来。这种醉心科举，不甘寂寞的思想，在他的七律《夜读》中表现得尤为突出。他执着地呼出：

人言死后还三跳，我要生前做一场。  
名不显时心不朽，再挑灯火看文章。

如果说，这种“名不显时心不朽”的志向，在这里还夹杂着某些暮年之感，那么，他的七绝《画鸡》，则是雄浑奔放，气壮山河了：

头上红冠不用裁，满身雪白走将来。  
平生不敢轻言语，一叫千门万户开。

这是何等不凡的胸襟和气魄啊！然而，他清醒地看到，这种“不鸣则已，一鸣惊人”的远大抱负，在当时是无法实现的。因此，他常常陷于“仲尼悲执鞭，富贵不可求。杨朱泣路岐，彷徨何所投”<sup>①</sup>的苦闷之中。理想和现实的矛盾，使诗人越来越清楚地看到了读书生涯的暗淡前景，因而终于断了功名之念。他在《题自画桑维翰铁研卷》中写道：

书生豪气压千军，日出扶桑一卷文。  
铁研未穿时世改，功名回首信浮云。

唐寅不仅看透了自己，而且也看破了人生。他在《睡起》一诗中说：

残睡无多有滋味，中年到底没心情。  
世人多被鸡催起，自不由身为利名。

随着对现实认识的逐渐深化，诗人不再愿意象“世人”一般朝朝暮暮的为名利奔波，而追求一种借酒浇愁，远离尘世的自由生活：

醉来举盏酌明月，自谓此乐能通仙。  
遥望黄尘道中客，富贵于我如云烟。<sup>②</sup>

唐寅虽然处于人心浇薄，蝇营狗苟的环境里，却“出污泥而不染”，始终保持着高尚的情操。他在《效白太傅自咏》一诗中表示，宁愿在清贫中洁身自好，也不肯在富贵中随波逐流：

高清自信能忘我，隐者何妨独洁身？

---

① 唐寅《伏以履吉王君以长句见赠作此为答》。

② 七古《咏渔家乐》。

无所不知方是富，有衣典酒未为贫。

这是唐寅的最可贵之处。他虽然追慕过功名，但当命运把他从考场抛到花前月下之时，他却敢于横眉向官场，冷眼看尘寰，视功名富贵如粪土。他每次陪县令饮酒，便朗诵长诗《一世歌》：“世人钱多赚不尽，朝里官多做不了。官大钱多心转忧，落得自家头白早。……”以此讥讽那些贪图无厌的庸官俗吏。

唐寅一生，不肯趋炎附势，不向权贵折腰。他落第回乡隐居桃花庵后，依然是“不知朝市有公侯，只识烟波好风景”<sup>①</sup>，面对着周围的冷淡，贫困的威胁，不悲观，不气馁，寄壮志于狂放，寓气节于风流。他说：

“大丈夫虽不成名，要当慷慨，何乃效楚囚？”<sup>②</sup>当时，最能反映他这种精神面貌的，便是那首脍炙人口的言志诗：

不炼金丹不坐禅，不为高贾不耕田。

闲来就写青山卖，不使人间造孽钱！

他不慕荣华，不耻贫贱，鬻文卖画，自食其力，任性旷达，无拘无束。这是多么宝贵的品格！何等难得的骨气！

唐伯虎一生虽然多半过着“高楼大叫秋觞月，深幄微酣夜拥花”的放浪生活，然而也饱尝了异乡流离和贫病相袭之苦。他在游历了故人严子陵的钓鱼矶之后，吊

---

① 七古《烟波钓叟歌》。

② 杨静庵《唐寅年谱》。

古伤怀，无限惆怅，为自己衣食无着的艰难处境发出了深深的叹息：“嗟余飘泊随饘粥，渺渺江湖何所归？”一个才思横溢，希望有所作为的读书人，竟然如此落泊天涯，不能不说是现实社会的揭露和控诉。

唐寅晚年的生活更加贫困。特别是在他四十九岁那年，苏州发大水，造成田园荒芜，民不聊生，其赖以足岁的卖画生涯几乎难以维持下去。他寄给朋友孙思和的八首诗，就写出了当时穷困潦倒的生活。有书画生活的拮据（“肯嫌斗粟囊钱少，也济先生一日穷”），也有食不果腹的苦状（“十朝风雨苦昏迷，八口妻孥并告饥”）；有自食其力的艰难（“谋写一枝新竹卖，市中笋价贱如泥”），也反映了农村的萧条和困顿（“湖上水田人不要，谁来买我画中山”）。此时的唐寅，不仅无膏粱之乐，且常有断炊之忧。号称一代名流的“江南奇士”，尚且如此窘困不堪，那末广大人民啼饥号寒的惨景，便可想而知了。

唐寅不仅仕途坎坷不平，在爱情和婚姻方面也很不如意。长期流传于民间的《三笑姻缘》和《唐伯虎点秋香》等实无其事。故事中唐伯虎所卖身投靠的华太师，即《明史》所载的华察，字子潜，号鸿山，嘉靖时进士，曾任兵部郎中、翰林修撰。其年龄实际比唐寅小二十七岁，他中进士时，唐寅已死去三年之久。这些故事和坊间所传《八美图》等风流韵事，其实都不过是文人们的附庸风雅而已。实际上，唐寅的原配妻子徐氏（徐廷瑞之女）出身于官宦人家，功名利禄的思想相当浓厚。当唐寅科场蒙冤，返回故里之后，她见唐寅升官无

望，以致门前冷落，生计艰难，便离弃唐寅而去。<sup>①</sup>爱情的失意，使唐寅一度陷于深深的苦恼之中。在此之前，唐寅曾在勾栏中结识了官妓沈九娘，二人志趣颇为相投。他与徐氏离开不久，便与沈九娘结婚。婚后，九娘对唐寅十分爱重，体贴入微，被称为唐寅的“红粉知己”。在《感怀》诗中，唐寅曾用“灯前夫妇月同圆”一语描述夫妇间和谐安乐的生活。后生一女，名叫桃笙。但由于家务过重，九娘积劳成疾，不久便离开了人世。死后葬于桃花庵，人称“九娘坟”。清朝石方洛有题墓诗曰：“多情最是解元郎，魂伴桃花冢亦香。可惜鸳鸯终独宿，何年合葬到横塘。”九娘之死，给唐寅带来了巨大的悲痛。他终日“抚景念畴昔，肝裂魂飘扬。”<sup>②</sup>目睹亡妻的每一件遗物，都勾起诗人痛苦的回忆。他怀着对爱人深深的思念，写下了十首催人泪下的《绮疏遗恨》。每一首都声情凄婉，感人肺腑，是睹物思人的悼亡佳作。

一个接一个的挫折和不幸，使唐寅在人生途中日渐心灰意冷。他叹息前路茫茫，人生如梦，常常陷入及时行乐的消极情绪之中。然而，唐寅终究没有彻底沉沦下去。他自幼旷达不羁，加以儒家安贫乐道思想的影响，

---

① 据王世贞《弇州山人稿》载：“伯虎举乡试第一，坐事免家，以好酒益落。有妒妇斥去之。”又，唐寅《与文征明书》有“夫妻反目”语，皆指此事。

② 唐寅《伤内》。



因而往往能从逆境中找到慰藉和乐趣。贫贱不移，苦中作乐，正是唐寅性格的基本点。即使到了贫病交加的暮年，也依然不改其豪迈放浪的生活态度。他五十岁时，与老友正念和尚阔别重逢，为他画了一幅有名的西洲话别图，并写下了《言怀》诗一首：

笑舞狂歌五十年，花中行乐月中眠。  
漫劳海内传名字，谁论腰间缺酒钱？  
诗赋自惭称作者，众人多道我神仙。  
些须做得工夫处，莫损心头一寸天。

这首病中之作，正是唐寅对自己一生的道路和品格的高度概括和总结。他这种旷达乐观的精神一直贯穿到底，甚至在他生命的最后一息，依然将生死置于度外，视“死归地府”如“漂流在异乡”。<sup>①</sup>当然，在超然物外的气度中，也有虚度年华的悔恨和点点辛酸的泪水。诗人正是在仕进无门而又不甘消沉，流连花酒而又不能忘情现实的矛盾和苦闷中，走完了半个世纪的生活历程。明世宗嘉靖二年（1523）十二月二日，唐寅病卒于苏州，先葬在桃花坞准提庵后。据说清代康熙三十二年冬，曾于准提庵西掘得明代苏州太守胡纘宗书唐解元墓碑一块，并有著名文人尤侗写的祭诗：“才人无禄又无年，生死悲歌甚可怜。梦断东都空岁月，香锁南国画风烟”。寄托了对唐伯虎的无限同情。明嘉靖二十二年，唐寅尸骨始移葬于苏州城西横塘王家村。

唐寅留下的著作有《六如居士全集》和《六如曲

<sup>①</sup> 唐寅《绝笔》。